

醉書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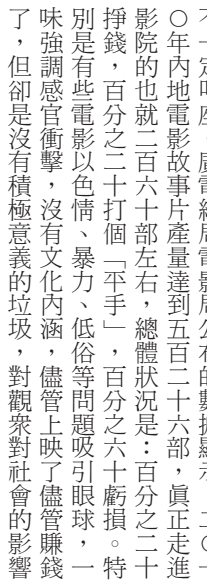
舒城派（一九二一至一九九〇）是本港著名的小說家，他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鯉魚門》的著者多次被人抄襲，加徵文比賽均奪魁，其實，他寫得最好的，是長篇小說《太陽下山了》（香港南洋出版社，一九六二）。舒城不單很會寫小說，散文、新詩、舊詩詞也寫得相當好；此外，他還懂音律，唱粵曲、擅打鞦韆、能翻譯、繪畫……是創作藝術的多面手。舒

許定銘

學越不會走路了。

電影應有更高的追求。在藝術上，不以「大」為衡量電影的標準，應注重質量上的精益求精。在思想上的應傳播主流文化主流價值觀，應強調普世和人文情懷。即使是娛樂片，也必須給觀眾以藝術美感，不能是垃圾片，更不能以「暴力美學」和「裸體美學」為看點。拍攝電影是為賺錢，但賺錢要取之有道，不能挑戰社會道德底線，不能忘記社會責任。畢竟電影是藝術，要賺錢就要以藝術取勝。百分之七、十一點二的受訪者建議，國產電影不能單純追求「大片」和創作數量，要注重電影的文化意義。這是很好的建議，因為文化是衡量電影質量高低的最高標準。

遐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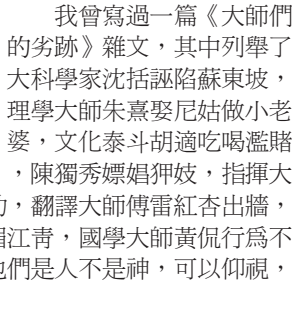


內地有統計顯示，二〇一一年國產故事片產量已超過五百部，但國產影片中精品不多，一些電影竟以血腥、暴力、低俗為賣點，挑戰社會道德底線，威脅電影產業的健康發展。有調查顯示，百分之十二點二的受訪者感覺，當下國產電影色情、暴力、低俗等問題嚴重；百分之七十一點二的受訪者建議，國產電影不能單純追求「大片」和創作數量，要注重電影的文化意義；百分之六十三點四的人期待電影在創新性和想像力上下功夫，而非一味製造噱頭；百分之六十三點一的人認為必須讓電影人明白每部影片都是價值輸出，有獨特的文化貢獻。

應該說，近年來國產電影產量和票房都「蒸蒸日上」。但我們也不得不說，電影質量參差不齊，有賺錢的，有賠錢的，還有見不了觀

壞。

陳魯民



師卡拉揚投靠希特勒，翻譯大師傅雷紅杏出牆，文化巨人郭沫若諂媚江青，國學大師黃侃行為不檢等，意在說明，他們是人不是神，可以仰視，不必膜拜。

文章發表後，作家趙富海打電話說：「看了你的文章我很不舒服，骨鯁在喉，別人我不管，你寫國學大師黃侃那段我不能接受，請你筆下留德。」這一段是這樣寫的「黃侃個性輕狂，他一生結婚九次，有犯重婚罪的，有始亂終棄的，有第三者插足的，其中一個被他騙婚的女學生黃紹蘭，下場最慘，被黃侃拋棄後，成了瘋子，最後自縊身亡。章太炎的夫人湯國梨在《太炎先生軼事簡述》一文中公開表明她看不慣黃侃極不檢點的私生活，罵他『有文無行，為人所不恥』，是『無恥之尤的衣冠禽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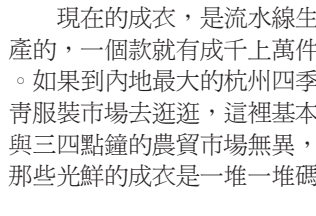
我當時還不太理解，這犯得着嗎？老趙也六十多歲人了，肝火還那麼盛，居然為一個毫無關係的已故去八十年的人情憤不平，況且，我寫的都不是杜撰，均有據可查，鐵證如山。

後來去北京開作代會，遇到幾個熟識的作家，都不約而同地和我談起這篇文章，多是不同意見。一個朋友說，黃裳是我非常喜歡的散文家、藏書家，最近看了某人寫的批評黃文章，我心裡就很難受，老人家德高望重，都九十多歲了，居然還被人潑污水。還有一個朋友說，我最佩服的是錢鍾書，天下無二，誰要是說他的不是，不論真假，我都不高興，要為他辯護。譬如你吧，你歷來敬重魯迅，那是雜文宗師，要是有人攻擊魯迅，你什麼感覺？

他這一說，還真讓我心有所動，的確，我的偶像是魯迅，我師法魯迅，景仰魯迅，就聽不得任何對魯迅的不恭之言，曾寫過多篇文章為魯迅辯護。有人說魯迅是日本間諜，有人說魯迅在秋瑾回國鬧革命時沒有跟隨前往，大節有虧，有人說魯迅沒有長篇小說，算不上大作家，我都撰文予以批駁。我很討厭已故作家蘇雪林、梁實秋，就是因為他們對魯迅的攻擊謾罵。甚至於錢鍾書對魯迅的評價不高麼高，我都對他有看法。我會這樣不無刻薄地寫道「反正迅翁已作古多年，潑他河水，不怕反擊，對他叫板，最為安全。倘若僥倖挖出一兩個小花樣，自己就會名聲大增；縱使力有不逮，弄巧成拙，向魯迅甩的鼻涕沾的口口水又落到自己頭頂上，那也是光榮亮晶晶的，引人注目，無限風光，可與阿Q頭上那塊零星的瘡疤相媲美。」

現在想想看，愛屋及烏，人同此心。一個人尊敬愛戴自己佩服敬佩的大師，處處維護他，鑽研其學問，發揚其思想，傳揚其薪火，親近到了一定程度，就把大師當成了導師、朋友、家人，甚至到自己精神家園的一處聖跡，自然容不得別人說三道四，大師如受人褻瀆，自己也感同身受。當年，韓昌黎就忿然於有人輕薄自己素來敬仰的李白、杜甫，寫詩譏道：「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作家蕭軍也曾為捍衛老魯迅清譽而不惜與人大打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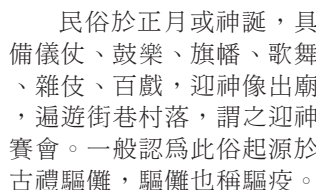
有了這些反思，我對自己當初的輕薄為文不無後悔。儘管大師確實都有過這樣那樣的毛病、劣跡、污點，儘管我們希望大師們成就與品德同樣完美，但也無須苛求他們至善至美，把其當成一尊道德之神供着。畢竟，他們得以成為大師，是靠學術成就，而不是靠道德榜樣。當然，如果能「德藝雙馨」，那是再好也不過的，可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認識一個裁縫，開一家裁縫店，生意興隆，短幾年，在城裡購了房、買了車。我一直認為，是一個出色的裁縫，因為我看過她的作品，真的比名牌衣服遜色。她的母親有一次向我透露，她月收入是五位數。

她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往四季青跑，每次回來大包小包地拎回一大堆衣褲。購買一大包衣褲並需要花費多少錢，回到店裡，這些衣褲就掛在了裡的衣架上作為展示品。

朱育友



上古醫學不發達，瘟疫是危害極大的天災，古人不能預防，期望藉神靈與此災害作鬥爭，因而產生驅傩活動。

驅離之禮起源很早，《論語》：「鄉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階」，是說鄉人舉行傩禮，孔子要親自參加，朱熹朱註釋此文，說：「傩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主之。」可見傩禮在西周已經被列於國家大典，而主持傩禮的方相氏，被《周禮》列於夏官，但其人「蒙熊皮，黃金四目，衣衣朱裳」，形象詭異，而又專職驅逐疫鬼，很像巫師。

《論語》之後，言及儺禮的文獻是秦國丞相呂不韋所纂的《呂氏春秋》：「國人儺，九門磔攘。」是驅疫之後，磔分祭品，分祭國門之神，欲其禁止已被驅逐出門之疫鬼回來。

歷史上發明渾天儀、地動儀的科學家東漢人張衡，也是文學家。他花費十年光陰寫成著名的文學作品《二京賦》，有段文字描寫漢朝禮儀儀式：「方相秉鉞，夬珥獬狔。偃子萬童，丹首元制。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磔雨散，剛痺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投於四裔……」。

范曄《後漢書》記儺禮大致相同，但記述佺童還要齊聲高喊詛咒疫鬼的咒語，從《二京賦》所寫的「巫覡操茷」與《後漢書》佺童詛咒疫鬼，可見



找到了生產高檔羊絨布的廠家。但後來發現要進行這項實驗，還需要配備十多樣縫紉工具以及許多時間，最後放棄了。

我為自己的「奇思妙想」感到吃驚，因為我破解了這一行的核心秘密。因為製作一件上好的衣服，是不需要打版樣的，完全可以依葫蘆畫瓢。當廠家採用四十元一米的布料批量生產成衣時，只要採用一百多元每米的布料「複製」，那衣服就會變得厚實耐穿，特別有型了。

她對我透露一點，衣服最好不要採用人工材料，即便是棉、亞麻、竹纖維及絲綢，也不會做出好的成衣。對男人來說，最頂級的料子是澳洲羊毛質地的，那些掛在名品店裡上萬的成衣，你絕對想像不出牠的成成本價。她沒有對我說價格，只是說裁縫一件西裝，用布不會超過兩米，你有沒有聽說過一米布要賣幾千元的，難道是出土文物嗎？

內地鄉村愛情小夜曲》的四台聯播還沒有結束，就又傳出消息，由本山、吉林、山東、黑龍江四家電視黃金檔播送。趙四起，在遼寧、吉林、山東、黑龍江四家電視黃金檔播送。趙本山的弟子蔡維利信心滿滿地說，「我相信我們『趙家班』的這些演員，不僅能讓觀眾笑，也一定能讓觀眾哭。」

十幾年來，本山集團走的一直是喜劇路線。無論小品還是電視劇，都設計了很多的「包袱」。他一抖，你就笑，而且笑得前仰後合，「眉飛色舞」。看《劉老根》的時候，我們覺得「藥匣子」好笑、「大辣椒」好笑、「二柱子」好笑、「胡科長」好笑。到了《鄉村愛情》，又覺得「劉能」好笑、「趙四」好笑、「解廣坤」好笑、「王木生」好笑、「劉大腦袋」好笑，「王天來」好笑，「小保安」好笑……總之那麼多的角色，都那麼的好笑。經過仔細觀察，我發現「趙家班」讓人笑的絕招

友人傳來電郵，囑一定要細看。打開這個圖文並茂的文件——紐約的雪，我覺得很有必要與人分享。

言然

言
然

據統計，十年來，紐約的公立小學因為超級暴風雪只停過七次課。這是多麼令人不解的事，犯得着嗎——按照中國人的思維，在大家都需上班的時候，豈能讓孩子去上學？任職公立小學的美國教師也太倒楣了吧？當然，美國人也有一定的反應。這不，每逢大雪而公立小學不停課時，都有家長打電話去投訴，責罵。奇妙的是，每個打電話的，反應都一樣……先是怨氣沖天斥罵，最後則滿口道歉、滿懷愧疚地掛上電話。原因是，學校告訴家長：在紐約雖然充斥着百萬千萬富翁，但也有不少赤貧家庭。後者白天開不起暖氣供不起午餐。來自這些家庭的孩子的營養全靠學校的免費午餐（甚至多拿些回家當晚餐）。因此，學校停一天課，窮孩子就得受一天凍，挨一天餓，所以老師們寧願自己吃苦，也不忍心讓學生停課。然而，對此充滿愛心的善舉，也有不同反應。有家長說：何不讓富家孩子留在家裡，貧窮孩子去學校享受暖氣和營養午餐？學校的答覆是：我們不願讓那些窮苦孩子感覺他們在接受救濟。因為施善的最高原則，是保持受施者的尊嚴。

據知，紐約市仍有佔人口比例不少的貧困家庭。在這些貧困家庭中，家中只有一個人外出工作的佔百分之五十以上，連一個外出工作者都沒有的佔四十七。此外，全年有正職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六，兼職的有百分之四十五，其他佔十七點五。就業不足帶給這些家庭的愁苦可想而知，政府要負起這些家庭的沉重負擔也可想而知，但紐約政府和市民選是在承擔起責任的同時，時時處處基於人性化的考慮，讓行善工作做得如同雪落大地般悄無聲息。什麼叫文明，我想這便是了。

中國內地**在強調精英和諧社會的同時**，從官方到民間也日益重視對弱勢社群的救助，但有關方面總是不遺餘力地突出自己的作用，猶恐被救助者不銘記不感恩。不可否認，不少國人的助人意識如同我們集體無意識下所表現的虛假境界，強有一種被灌輸被拔高的吃力，做起來辛苦，看起來勉強，想起來不甘。慈悲為懷，在我們是一種要提倡普及的社會風氣，而在人家是一種本能——公民的本能。至於那些為各種家事、家事、車事、洋相詭辯的內地機構，在這個發生於資本主義的故事中，可以領悟些什麼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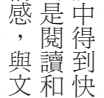
是確想，「讓妳哭」的套路也是如此。首先悲痛絕絕的故事，塑造幾個命運坎坷的人物。譬如即將播出的《櫻桃》，就是講一個跛腳男和一個智障女結婚，然後又挽回一個被遺棄的女孩。智障女費盡周折，備嘗艱辛，終於把養大，卻因智障的女兒嫌棄，沒有看就讓人想養眼淚。再加上趙本山弟子的精湛演藝，相信一定會讓觀眾淚如雨飛。無論「讓人哭」還是「讓人哭」，都離不開誇張。誇張是一種修辭手法，也是一種藝術技巧。誇張就是爲了加強說話和表演的力量，啓發聽者、觀者或讀者的想像力，而用誇大的詞語和形象來形容事物。誇張離不開生活，但誇張卻往往高於生活。有意識的把人物和事物的某個方面進行誇大。甚至可以說，沒有誇張就沒有藝術。但現在也有一些人，非常害怕藝術誇張。正如趙本山所說的，「觀眾都笑翻了，他們的臉卻還是青的」。

汪金友



紅
田

自由談



第三是在張揚中暴露自己的缺陷、幼稚、自私和愚昧。每個人都都有自己的不足，也有自己的私心。但這些東西，一般是不能拿出來示眾的。更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而損害他人的利益。而如《鄉村愛情》中的那些人物，卻多是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但這也正是本山集團的高明之處。任何的時代，都有可笑的人和可笑之事。用惟妙惟肖的藝術，把這些人的形象展示出來，不僅能夠讓人在笑諷中得到快樂，而且能夠在鞭撻中得到清醒。共鳴是閱讀和觀看的高峰，只有讀者和觀眾的思緒和情感，與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中的人物，產生情感上的相通，才會被藝術的打動。從而明辨是非，提升自己的道德素養和人生追求。